

中国新锐作家方阵 张海君总策划
当代青少年小小说读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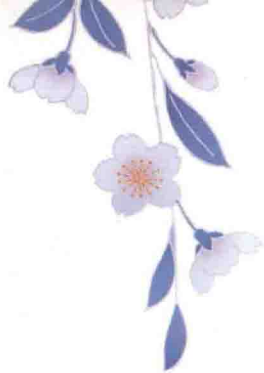
黑板到底

伍维平◎著

该谁擦

陈镇杰露出了第三次微笑，很甜，很真诚，『下面我们进行讨论会的第二部分，请大家自由发表意见：黑板到底该谁擦？』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中国新锐作家方阵
当代青少年小小说读本

张海君 / 总策划

黑板到底该谁擦

伍维平◎著

Hei Ban Dao Di Gai Shui Ca

陈镇杰露出了第三次微笑，很甜，很真诚，『下面我们进行讨论会的第二部分，请大家自由发表意见：黑板到底该谁擦』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板到底该谁擦/伍维平著. — 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10.11

(中国新锐作家方阵·当代青少年小小说读本)

ISBN 978-7-206-07332-8

I. ①黑… II. ①伍… III. ①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3794 号

黑板到底该谁擦

著 者:伍维平

责任编辑:陆 雨 封面设计:晴晨工作室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 刷: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13 字 数:230 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06-07332-8

版 次: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: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5 000 册 定 价: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

录

contents



第一辑 岁月如歌

又是一夜星光	3
有灯照着我的路	5
外婆的月光	7
爆 炸	9
纸飞机	11
一地桂花	13
魂之路	15
烛 光	17
麻 哥	19
好朋友	21
那年的酒事	23
我的队长我的队	25
想起了那个美丽的夏天	28
两个人的风景	30
故园中的古典女人	32

第二辑 校园往事

黑与白	37
心 愿	40
今夜灯光灿烂	42
光 芒	45
野菊开在山坡上	47
黑板到底该谁擦	50
耳 光	52



目

录

HEIBAN
DAODIGAI
SHUICA



蒋门神	54
停电趣事	56
家 访	58
家庭教师	60
天凉好个秋	62
山 魂	65
学 费	67
带笑的窗口	69
甜 甜	71

第三辑 青涩年代

天边有一棵苹果树	75
往事叙述	77
爱情和花瓶	80
秋红与慧子	82
同 学	85
小 白	87
得失之间	89
返回洞穴	91
风雨辉煌	93
感觉问题	95
桂花胡同	97
荒原水车	99
位 置	101
无名小站	103
五号灯柱	105
午夜钟声	107
夏天的最后一个黄昏	109
远方来信	111
夜航船	113

第四辑 人间冷暖

老黄牛	117
-----------	-----

目

录

contents



小白兔	119
笑 脸	121
支撑点	123
父亲的对门住着儿子	125
末班车	127
老人的天空	129
哭声嘹亮	132
谁在敲门	135
欺 骗	137
蔚蓝色的呼唤	138
一个小提琴手的最佳演奏	140
父亲、森林和枪	142
湿 土	144

第五辑 社会百态

有个姑娘叫小芳	149
香烟的故事	152
因祸得福	155
日 子	158
没有手机的时代	160
一条大路	162
老麦那点事	164
眼 镜	166
曹双马	168
有人敲门	171

第六辑 故事大观

名人老赖	175
青 花	177
醉 眼	179
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	181
老唐的狗	184
有一个美丽的传说	186



目

录

HEIBAN
DAODIGAI
SHUICA

一只花瓶的阴谋	189
主任与烟	191
奶奶往事	193
童 侠	196



黑板到底该谁擦

HEIBAN
DAODIGAI
SHUICA

第一辑

岁月如歌





又是一夜星光

1973年7月的一天，我和父亲躺在陆家畔“五七”干校的西瓜棚里，守望了一夜星空。那时我十二岁，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。当时，父亲被发配到距县城四十多公里的“五七”干校劳动改造。那时，除了精神苦闷之外，活儿并不累。放了暑假，母亲送我到父亲身边，陪他解闷。入夜，酷热渐退，清风徐来，萤虫轻舞，蛙声如潮。最使我高兴的，是大片大片的星空，一直延伸到天边极目之处。我躺在瓜棚的凉席上，伸出手指，把夜空的星星数了又数，并极其自然地展开了一个纯真少年的无穷想象。父亲坐在我身边，不停地抽八分钱一包的“经济烟”，还频频咳嗽。那晚，在认识了牛郎、织女星的同时，我从父亲口中得知了一个如飘游在星空中那个传说一般美丽的故事。

父亲说——

二十年前，也是这么个酷暑难当的时节，为了早日投身到建设祖国的洪流中去，我们工人中专的三十多名学生提前毕业了。我们急切地守候在火车站，让飞奔的火车把我们送到炎热的建设第一线，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经过一天一夜，同学们一批一批走了，最后只剩下我和一个叫刘慧珍的女同学。刘慧珍个子小巧，清纯可人。在校期间，我们经常一起畅谈理想抱负，交流学习心得，属于很“同志”的关系，但仅此而已，决没有往“邪”里去。流水东去，两年时光给我们增添了纯洁的革命友谊。正巧呢，一班同学又刚好走剩我们两个。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多年后回头一想，这也许就是我们常讲的缘分吧。由于刘慧珍等的车要第二天早上才到，而我要在她走后两个钟头才能搭上车，因此我们必须住一夜。我去买了几个烧饼，接了一大壶自来水，两人就着吃了。然后就地铺开各自的草席，和衣躺下了。这一切都非常自然，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。我记得那天晚上空气清新，凉风习习，满天星光，我们心中充满了毕业的喜悦和即将奔赴建设第一线的欢欣，互相说了许多勉励的话。面对浩淼星空，我舒心地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群星已一一消失，曙色初露，风清气爽，刘慧珍的铺盖也不见了，我只发现了枕边的一张字条：“阿诚，我先走了。二十年后再相见，一言为定。”我收好字



条，卷起铺盖，也满怀信心登上了南下的火车——没有一点离别的依恋和伤感。当时的我们就是这样的纯真和美好。

父亲说完，接上一支烟，浅叹道，二十年过去了，她却在哪里呢？即使知道她在哪里，我又拿什么脸去见她。父亲说着，拿着烟的手微微有些颤抖，父亲的样子就更加佝偻猥琐。青烟从父亲的嘴里出来，随着父亲无尽的思绪袅袅上升，飘向深邃的夜空。回忆着往事，沐浴着星光，父子俩一夜无话。我感到全身的骨节咯咯作响，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直往上蹿。我知道我在长大。

1997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，晚春将逝，夏季初临。父亲和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在院子里聊天叙旧，我坐在一旁装模作样地读《尼采文集》。一晃四十多年过去，早已物是人非、时移世易。说到伤心处，两位老人歔歔不已，长叹一番；又说到刘慧珍，那位老人说，刘慧珍一生曲折艰辛，几次被整，病魔缠身，阅尽人间沧桑，终身未婚。

1997年的这个初夏之夜，我的家里弥漫着淡淡的烟草味和对往事追忆的伤感气息。清风撩人，繁星满天，灿烂的星光穿过历史虚幻的尘埃，泼洒在父亲因饱经风霜而枯槁失血的脸上。我想，父亲肯定又忠实地守护了一夜星光——他看到了四十多年前人生美好的初始吗？





有灯照着我的路

晚上九点多钟，我最后一个离开学校。刚走出学校大门，一股冷风硬硬地刮来，我打了一个寒战，心里跟着害怕起来。天阴着脸，乌云密布，只有南方天空的几颗暗淡的星星在风中摇曳，似乎随时会掉落到远处黝黑的山坳里。这是世界上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，也是我的十三岁生日。以前我的生日的全部内容就是两只鸡蛋，其中有弟弟的一只。我们兄弟俩总是跑到屋前的晒坪上，就着月光吃掉鸡蛋，然后上床睡觉。可是，今天已经很晚，而且也没有月亮，还有鸡蛋吗？

我沿着回家的山路，一边走一边埋怨父亲。要不是父亲向老师推荐我参加学校的文艺宣传队，我也不会遭这份黑灯瞎火赶山路的罪。老师为了使我演好《沙家浜》的主角郭建光，连续几个晚上给我开小灶、背台词、找感觉、设计舞台动作，于是连续几个晚上走夜路回家。学校离我家有七里多路，这其中有一道山坳、一片坟地和一座小木桥。白天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，晚上就变得可怕，特别是走过那片坟地时，心被提到了嗓子眼，有一种精神濒临崩溃的恐惧感，到家后少不了透出一身冷汗。

我身体素质差，生性胆小懦弱，一只小老鼠可以吓我半死。走着走着鼻子开始发酸，想哭。我没有电筒，只有一盒火柴，前几个晚上夜色明朗，一直没有用，不像今晚黑糊糊一片，五步之外就使任何犀利的目光失去作用。抖着手划了火柴，立即被旋转不定的风吹灭了，又擦了几根，都一一熄灭。我正站在山坳上，风势很猛，其中还夹杂着雨滴。我凝望着那条被夜幕藏匿了的蜿蜒于坟头之间的小路，一时间进退两难。蓦然间，我想起了父亲那张冷铁板一样的黑脸膛和僵硬的身板，又想起了父亲对我的种种苛刻、冷漠和责骂，就伤心地哭出了声。父亲的确对我冷酷无情，讲出来的话毫无亲情，好像我是一个私生子。正不知如何是好，我隐约发现前面有一些亮光，是一个人站在坟头中间的路上，提着一盏照鱼用的松油灯。那灯光很暗，比星光亮不了多少，但这已经足够了。灯光不亮不要紧，有人的生气就行。我甩开两腿，朝着灯光的方向一路狂奔，提灯的人大约知道我跟上来了，好像故意



躲开我，也提着灯往前赶，我急了，一边跑一边大喊，喂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嘛。那人并不理睬我，同样跑得飞快，我怎么撵都撵不上。不知不觉，我跟着那人那灯一口气跑过了坟堆。接着，那盏松油灯很快熄灭了，提灯的人也不见了。我又接上一口气，一直跑到家门口。大门半掩着，从里面透出昏黄的煤油灯光。我推开门，见妈妈正在灯下补衣裳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就出来了。妈妈抬起疲惫的眼睛看了看我，面无表情地说，哦，你回来了，你爸已经睡了，你弟也睡了，锅里有两个煮鸡蛋，去吃了吧。妈妈低了头继续她的针线活，不再理睬我。我只好抓起锅里的鸡蛋，听着父亲惊天动地的呼噜声，就着泪水咽了下去。毫无疑问，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充满了痛苦和恐惧的生日。

岁月一晃已二十余年，过去那痛苦和恐惧的瞬间竟然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。也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我拿着一只忽明忽暗的手电筒，一个人走在茫茫旷野的小道上。下午在一个村干部家里谈工作，吃饭时又喝了二两，走起路来也就格外有劲。虽然四周一片静悄悄，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寂寞，哼着轻快的小曲往回走。刚走进一片小树林，我忽然听到像是孩子的哭声，用手电照去，是一个十二、三岁的小男孩，他正缩在一棵树下瑟瑟发抖。我问他原因，小男孩说，今天下午去山上放牛，不留神弄丢了一条，怕父亲揍，不敢回家，就到处去找牛，到处找不到牛，又不留神走过了杀人冲，现在不敢回去了。我问杀人冲是怎么回事，小男孩说解放前是土匪枪杀过路客的地方，解放初是枪毙地主恶霸的地方。我说那是以前的事，还跟小男孩吹牛说我从小不怕鬼。我拉起小男孩就往树林的深处走去。

这时候，我们看到在杀人冲茂密的树林里，有一个人举着一盏马灯，照亮了曲曲弯弯的小路。那是我的父亲——小男孩说。我打了一个激灵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我立时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。我说——是的，是父亲。



外婆的月光

外婆死在一个月白风清的晚上，那是我女儿三岁生日的第二天。大雨刚刚洗刷了天空，初夏的月光很好，柔软如无声流淌的水，轻轻抹在外婆安详平和的脸上。我一直以为外婆死的日子是她自己精心挑选的。她总是能把每一件事算得很准，她的眼睛里深藏着的秘密让我陶醉。外婆一手带大了我，但我认识的人中外婆是我最不了解的一个。外婆读过古书，侃起来能够通宵达旦。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懂这么多，因为她一生都没有走出厨房的三尺天地。外婆说外公是个美男子和大善人，但外公命短，二十二岁到河里洗澡弄丢了命，让十八芳龄的外婆守了寡，而且这寡一守就是一辈子。外公给外婆惟一留下的是一个独生女儿，不用说，这人后来成了我母亲。

据说，外婆守节的事在她生活的那一带名声很响。在我八岁的时候，外婆就把她的美名带到了我们这里。每次提起此事，外婆就咬牙切齿，把我那可恨的死了多年的外公拉出来批判。外婆年轻时的貌美亮丽和她的守节一样闻名遐迩，对此我深信不疑。虽然无情的年岁多少掩去了外婆年轻时的光泽，但当年的风采依然隐约可辨。外婆说她因为我妈枉活了一世，白白让美貌付诸东流。外婆又说她来到这个世上，好像就是为了空守一个屁用没有的好名声。外婆说着说着就会痴痴地把目光放逐到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很久很久都收不回来。我知道外婆心里有自己的秘密，可是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外婆是一本很深奥的书，我读不懂。

不过，外婆对她的四个外孙也就是我及其弟妹们都极其疼爱，这种疼爱毫不含糊，而且让我刻骨铭心。六岁的时候，我被母亲送到外婆所在的小山村躲避十年动乱。当时外婆住在村西头一间很小的红砖房子里，蓝天和白云是红房子永恒的背景，在广阔的田原上色彩斑斓，如同住在天堂里。直到现在，每次我想起这一个情景就会激动一阵子。住在红房子的那段日子，野性十足的我让全村人都晓得，红房子来了个小混蛋。时至今日，那股匪气仍然隐约在我身上闪现。但我没有理由责备外婆对我的放纵，我想把这种诠释留给有关专家。我只想说，在红房子里，外婆把着我的手，在描红本上写下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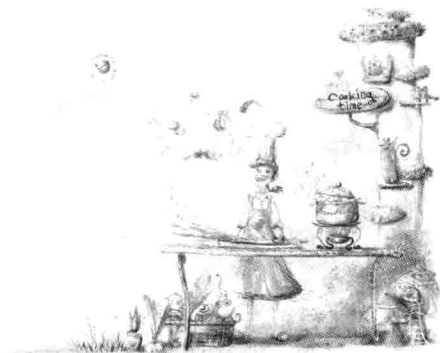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笔。我学的第一个字是“人”字。

一年后我回去读小学一年级，老师发现我不读书不听课还把课本撕成一堆废纸，但考试起来不是第一就是第二。老师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神童，就向校长报告，校长就跟我父亲说，父亲说校长说笑话，为此我被父亲揍了一顿。过了几天，父亲觉得还不解恨，又揍了我一顿。直到多年后的一天，正是吃晚饭的时候，我笑着把这事跟外婆说了，外婆立马来了气，将老爸赶到外面去吃饭。

外婆喜欢坐在月光下给我们讲故事。外婆是个故事通，上下五千年，纵横八万里，正传野史，逸闻趣事，在月光如水的夜晚扯板路是她的拿手好戏。我们这些孩子常常听得如痴如醉，直到挨大人揪了耳朵，才被迫上床睡觉。夜深人静，最后总是剩下外婆一个人枯坐在空旷的院子里，这时候的月光变得惨白，照着外婆饱经风霜的枯脸，像一尊石雕，伫立在时间的深处。在繁星满天、秋高气爽的夜晚，外婆经常一坐一个通宵。外婆到底在想什么啊？不，外婆的秘密我不知道。

直到今天，我仍然坚持认为外婆死时有件事放不下，那件事折腾了她一生，使她永远不得安宁。就在那个月光皎洁的静夜，外婆临死前说了一句话。那句话很清晰，可是在场的所有人都装聋作哑，他们宁愿相信那是外婆的胡言乱语。然而，我以自己的良心作证，外婆说那句话的时候还流下了两行清泪。外婆说：“到了阴间，我也要嫁人。”

外婆静静地凝视了一阵窗外如水的月光，然后，静静地闭上了双眼。月光照着永远的外婆。





爆 炸

二十三年前，我亲手酿造了一场悲剧，差一点将八条人命送上了黄泉不归路。这是一次极其偶然但无法饶恕的失误，它使我悔恨终身，永无宁日。

其实知道事实真相的人很少，只有环根叔和我，后来还有我母亲。母亲是实际上的主角。

事情发生在那年冬天一个很平常的傍晚，我记得是我十六岁生日的第四天。当时我已经高中毕业回家务农，和母亲一起吃队里的工分和父亲的一点抚恤金度日。父亲是一位烈士，他死于一次意外爆炸，和父亲同一个铁道兵连的环根叔亲历了父亲死亡的场面。父亲的遗骨就埋在那座山上，日夜守望着自己用鲜血浇铸的交通大动脉。当年母亲去部队参加父亲的葬礼回来，整个人都走了形。环根叔退伍回村后，很长一段时间里逢人便说我父亲的事，一边还摇头掉泪歔歔不已，在村坊上人的同情声中只有我母亲一脸漠然，甚至不乏蔑视和仇恨。这种别人不易察觉的蔑视和仇恨曾经使我迷惑了很久，直到出了这件事。

恰逢县里开展冬修水利大会战，队里要派出一些劳力参加，环根叔和我都在被派之列，刚好又都分在爆破队。环根叔当年是工程兵，熟悉业务，进爆破队理所当然。我是因为父亲的缘故，加上年龄小，被作为照顾对象安排。我的工作极其简单却责任重大——看守电闸。这只电闸非同小可，它直接启动爆破装置，合上电闸就意味着一阵惊天动地排山倒海的爆炸。根据爆破队长给我的指令，我必须在每次爆破前寸步不离守着电闸，同时按规定的时间合闸引爆。我至今不明白他们有什么理由如此相信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，我想这也许是对一位革命烈士敬仰之情的表达方式吧。

现在回到当时事情发生的具体过程。这个过程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，却在我的生命中铸成永恒。前面我说到事情发生在一个傍晚，天冷风硬，浅水洼结着一层透明的薄冰，像镜面一样光滑；收工的人群如倦鸟归林，喧嚣着躲进猪圈一般潮湿生冷的工棚；炊烟袅袅升起旋即被北风吹散，高音喇叭里跑调的曲子时断时续。电房里只有环根叔和我，环根叔拐着一只前几天被石



头砸伤的腿弄饭弄菜，我坐在一堆旺火边看一本没头没脑页面泛黄的书，这本书原放在茅厕作手纸用，我解手时发觉有趣就顺手拿回来继续看。书是外国佬写的外国事，具体写的什么已经记不清了，当时却看得痴，还吃吃傻笑。忽而高音喇叭里传来嘟嘟的报时声，接着一个女人说：刚才最后一响，是北京时间十八点正。我一愣，立即将时间和放炮联系起来，书中精彩的故事使我的思维还来不及转换，手却已经握住电闸，机械地往上扳动并合拢，在听到如春天惊雷滚过长空轰鸣声的同时，我看到了电闸旁边一块纸版上我自己写的字：今天下午队长和六个队员去检查线路，队长说等他们回来后才能合闸启爆。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，立马天旋地转。环根叔赶过来抓住我，给了我一拳，我像一根灯草被打翻在地。环根叔满脸黑紫，眼透寒光，凶神恶煞地说：小子你记住，这是我干的，不关你的事，要是讲废话，我打掉你的门牙。说完径直往爆炸现场跑去。

事情的结局是明摆着的，爆破队长及六名队员将无一生还尽丧炮下，环根叔也将被判死刑吃枪子。但事情的结局却出人意料，原来爆破队长等一千人提前检查完毕，打了一只野山羊到小河边烧烤，无意中躲过了一场死劫。环根叔被以反革命谋杀罪判处死刑，后改判无期徒刑。环根叔的老婆孩子成了反革命家属，一家人不堪重负，生活困难。

母亲从我的眼里看出了问题，我没有隐瞒的能力和经历，立即招了。母亲哭了。母亲流着满脸的泪说，你环根叔给我们家还债来了。我说我不懂。母亲说，你父亲当年就死在他手上。我想起了母亲眼里蔑视和仇恨的目光，我问，环根叔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母亲最后说，当年你父亲和环根叔都想娶我，讲实在话，他们两个我都喜欢，可是我只能嫁给其中的一个人呀。

倏忽间，我的眼睛穿越时光，依稀看到了母亲年轻时美貌绝伦的模样。